益䷩　德之裕　長裕而不設　以興利

困䷮　德之辨　窮而通　以寡怨

井䷯　德之地　居其所而遷　以辨義

巽䷸　德之制　稱而隱　以行權

九卦之序復是本心先之以履謙履之為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身以達其素履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

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内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恒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恒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自一縫一

巽即能入之矣象山陸子

九卦在上經者三在下經者六反對者四不反對者五為乾者一尊乾也為坤坎艮者二為兑震者三為巽者五巽入也重巽貴其深入之也其有坎坎者陷也其无離不用離也蒙大難者晦其明故終於隱隱至明之極也憂患人之所時有即上聖大賢未有能自解免者乃其所以處憂患惟德非以憂患故修德而防危也豫之至也潛谷鄧氏

復德之本與基相似基所行本所存井德之地與固相
似固所得而守之地歸宿處

九卦首履劈頭便是發文王天王聖明上天下澤之分
凛然不易惟履其素至義章本清曰九卦首履繼謙
履象一陰明上下之分說而應乾履虎尾而不咥用
六永貞以大終於履三一爻見之謙象一陽得遜順
之宜內止外柔為君子之有終用九天德不可為首
於謙三一爻見之

履德之基朱子曰如起屋須有基址許多梁柱方有頓

處

瞿九思曰文王由履至謙純然以一敬緝熈無間以至

於巽此所以為亹亹之文王由履和而至謙尊而光

以馴至於巽稱而隱渾然不露而人莫有知此所以

為穆穆之文王

履謙乾坤人位之交人道之立一齊来底坤之三交於

乾之三為履乾之三交坤之三為謙俱一陰一陽為

少陰少陽七八太陰六占法七八不變陰陽交於中也九六必變陽主進九進之極陰主退六退之極陰陽太於上下故遇九必退而用八以交陰初非變九而為八變陽而為陰遇六必進而用七以交陽初非變六而為七變陰而為陽易窮則變變則通九六之變蓋以通陰陽之交之窮而常會合於陰陽之交之中也

　珓去聲效韻居效切音與酵同杯珓古者以玉為之

雲行雨施電發雷震陰陽二少无曰不合交於二太中

此二太所以分為二而二少所以合為一俗占用少不用老此乃所謂日用不知之百姓已耳

張行成曰天地自然之理無出乎四象者孔子混四者
闕太極也故億萬世不可易

朱子闕以四起數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又曰想他看見天下事纔上手來便成四截了羲皇初畫分兩兩交成四四者兩之分兩者四之合天地萬物之理兩對待四流行便無所不

畫羲畫原來如此初不是康節撰得出
生數則一二三四分陰陽太少以成數則六七八九
分陰陽太少一二三四生數屬陽順數九八七六成
數屬陰逆數謂九餘一八餘二七餘三六餘四謂一
函九二函八三函七四函六俱無不可
四象不言五皆自五來四象不言十未嘗無十至於二
三居一四之中二三合為五一四亦合為五七八居
九六之中七八合為十五九六亦合為十五五洛書

之中數十五河圖之中數中無住而不在十五無住
而不在固如此
一二三四四象之位順布六七八九四象之數逆布九
用八為退數一用二即進位九一成十二八成十未
嘗不是此位此數六用七為進數四用三即退位六
四成十三七成十未嘗不是此位此數進何進退何
退總以義命為權衡方謂之進退不失其正而深於
消息存亡之理

太陽變化十六象以乾兌為主少陰變化十六象以離震為主少陽變化十六象以巽坎為主太陰變化十六象以艮坤為主邵子曰十六而天地之道畢
陽爻九即四象之太陽通乾兌之卦十六陰爻九即四象之太陰通艮坤之卦十六二太陰陽之純分參天兩地而得之之象陰陽貞勝之爻九即四象少陰少陽之合通離震巽坎之卦三十二二少陰陽之雜合參天兩地而得之之象朱子曰四象之數乃天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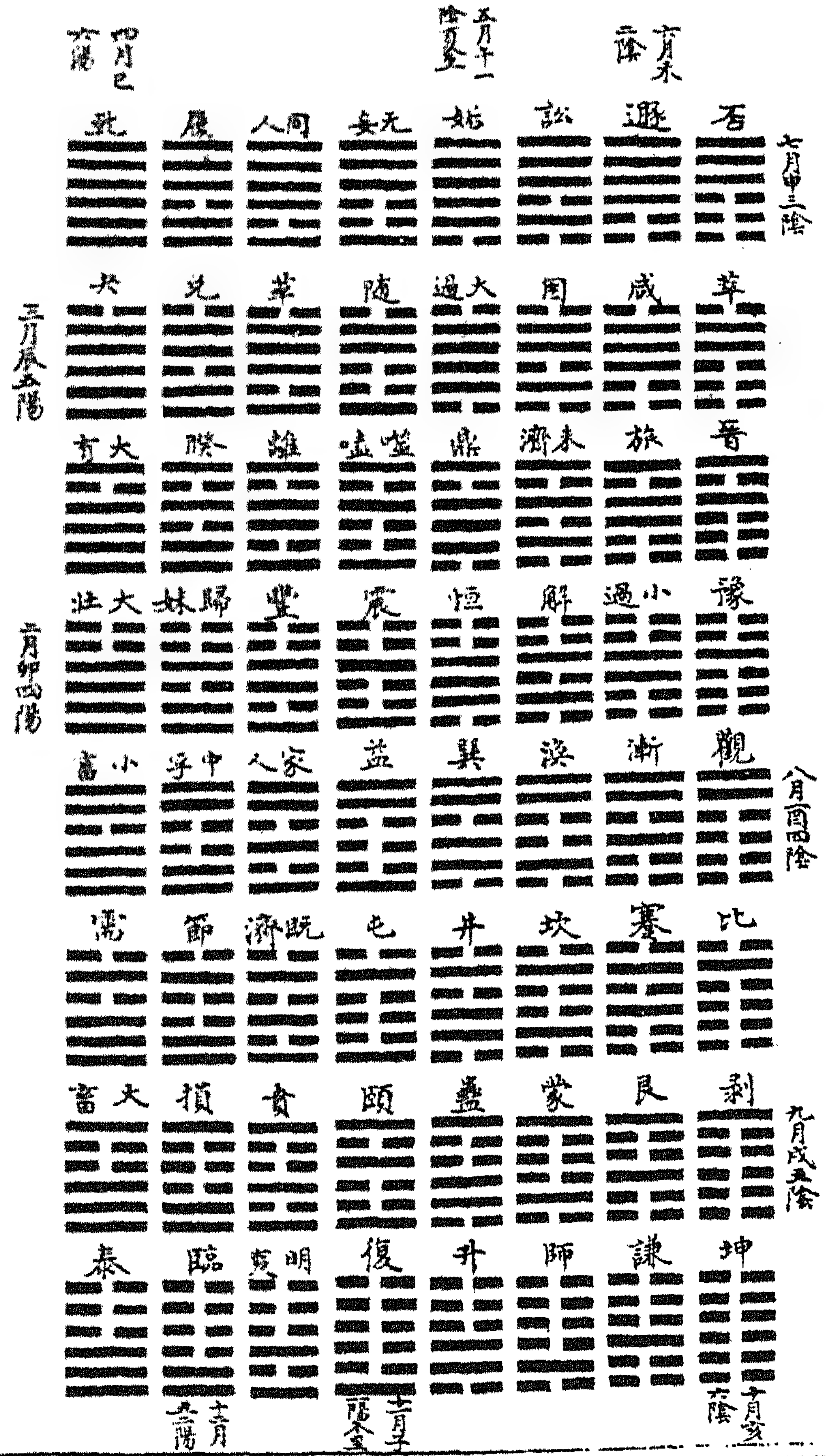
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玟法者四象之數自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俱括乎其中

邵子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陰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此玟法也

二十七反履之止成十八十有八變而成卦即此

重卦先天後

先天自上而下為順為消



前河洛先後合圖以先天八卦竪列自乾至坤為順數為消體以後天八卦竪列自坎至離為逆數為息體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此出孫聞斯說後見瞿氏九思重定先天一方圖其言曰舊圖以乾起西北坤終東南惟正月之寅位當泰七月之申位當否其餘俱與月卦不合今以乾始東南坤終西北然後十一月之復果在子十二月之臨果在丑正月之泰果在寅二月之

大壯果在卯三月之夬果在辰四月之乾果在巳五月之姤果在午六月之遯果在未七月之否果在申八月之觀果在酉九月之剝果在戌十月之坤果在亥始與方位毫髮不爽此與竪列先天八卦自上至下不期符合因為更布後天重卦一方圖則先坤後坎同位西北先乾後離同位東南凡離內外十六體列東與南為春為夏凡坎內外十六體列西與北為秋為冬乾坤退處坎離中天地以交

於此詳考焉

䷀

易以卦象發揮人道乾之彖曰元亨利貞明人道之乾也今輒以元亨利貞歸諸天劈頭誤起

元亨利貞四字缺一便不成其為乾道四字全大段已是一部易了

元亨利貞是四象始而亨利于貞便是二象合之為乾道又只是一象

天下平此却單是聖人御天之雲雨

大明終始從資始處已有人道故不至此纔露出人来

大明終始有乾元為之始匪大明莫為之終其始人有精深大明者有粗淺小明者到大明便是與天地合德之大人大明大人小明小人不明日用不知庶民去之名人與禽獸無異者耳

乾元從頭說起乾道則原始要終以為質者

資始流形何嘗不是乾道變化只到得聖人乘龍御天

後變化方全故性命由是各正太和由是保合
元亨合言三才之分量故曰統利貞專言人道之能事
故曰御利貞者性情也原始要終有聖人以為之正
合性情而無不得其正故從初無失謂之乾始乾始
能以美利利天下即聖人即乾始故曰大也
潛龍一爻聖人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龜山先生謂他
卦爻皆當如是推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
之一事也

非天下之至健者不能潛

潛龍不易乎世於世世道何賴然是兕根真種子與徒隱之士霄壤不同正世道之所深賴也

六位各為一位六龍原是一龍或曰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无悶古今無一遯者方是潛龍此以潛言潛也既曰潛時所乘乘秋冬而潛為時乘春夏而潛夫豈得為時乃以一通六則有潛之潛有見之潛有惕之潛有躍之潛有飛之潛有亢之潛有潛而潛

終日乾乾行事也全在行事上徵驗元城劉公歲晚閒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君子以成德為行如天行決定不缺一時缺一時不成其為天缺一德不成其為德不成其為行不成其為君子

乾卦中爻天田人淵俱著箇在字最重君子依乎中庸全在人字得力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聖

人勉人而思潛也

不君不師不相而以人稱龍此便是宇宙間第一等事業緊言人人可與能也特言人三才之道也

乾九三知至又知終乾上九知進不知退上三時位不同至當不易之理自然如此必欲上之知進又知退且謂至上唯宜靜不宜動此豈所以語上之為龍乎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以為有窮通易轍之象近之以伊尹出入於湯桀之間武王逡巡於孟津之會為應此

象乾六爻孰為桀孰為紂又謂天與不取亦是進修失時更似躍出淵外去重剛而不中解曰孔子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而所如多竊國之姦重剛而不中也文王上有商辛下有昆夷而所起僅百里之地亦重剛而不中也三重二四重五故謂之重剛不中二五其竊國之姦否抑五其商辛二其昆夷否上出五飛之上故象亢解曰比干以宗臣剖心張仲以國老飲鴆傷哉乎窮之災也五聖作物睹之大人固有如此

無道之象否

飛龍外又添出一神龍以推尊異教此漢唐以來所無無

蓋由不知潛見惕躍飛亢盡六龍皆神無一龍不神

耳

龍言乘九言用皆有意味故羣龍而見有首亦是偏陽

强陽惟用九而見无首乃吉又曰乾元用九深體味

之真所謂太和元氣流行也

見龍正中飛龍中正俱巳造位大人又俱曰利見大人

闕

是中未大與天德不為首之義

見龍在田玩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之釋田字大有工夫

蓋治土為田之田不止以凡地皆為田也在天亦然

能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方是在天分量

君子有龍德合天下而佃治之為在田合天下而覆幬

之為在天合天下之人為人而使人盡其為人為在

人以其深心極天下之深使人人研幾以極深為在

淵

乾坤用九用六之繫若如六爻皆變剛而能柔說陽變陰是九變則八宜云用八陰變陽是六變則七宜云用七若云九變則六六變則九占法又從無此例以六爻皆變為羣龍无首之象又遺却見字

萬以忠曰文王演易首提乾元叫醒人道人道立天地方有主提得人道明學問方有頭腦夫子贊乾元曰體仁足以長人又曰仁者人也而以時乘保合首出咸寧歸之人道將人道盡情吽破更無三才之别又

曰人雖與物同生天一付精神命脉全體在人許多裁成輔相參贊彌綸事業惟人道為能是人即天地之心故三才全是人道

大明終始始即元終即貞終始即貞元不終即無始不始即無以為元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文序一正一反即天地貞元之理而每卦具有終始之義

以大明以下為聖人體乾事一膜之隔幾以千里

言大明首出不言聖人或曰大明首出非聖人而何近

之而終未得不露出人微意蓋聖人贊乾合三才言乾道不單以天言乾道見乾道無非人道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是乾總頭學問用六利永貞是坤總頭學問亦頗不難明只九用而非用九便見羣龍俱有首矣六用而非用六便永貞有不利矣用六六上有一層乾也用九九上有一層所謂易有太極也用六之人坤道即乾道用九之人立太極之脚開太極之眼天下一人人人龍也盡一百九十二陽爻皆

闕

類又謂乃統天天亦在乾元資始中皆說易相沿不通之論

品物流形之後若無箇御天之人道以性命言則不得各正以太和言則不得保合性命不正情何由正利貞者性情也性命正而情無一之不正合性情而歸於正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合六爻以效天下之動天地萬物並無不正之情也

朱子謂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薫蒸故能成雨但尋

常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為之由是言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為之雲行雨施天下平則奚啻龍為之亦乘龍者之為之矣

聖人贊易資始統天御天等事屬之大哉乾元資生承天應地等事屬之至哉坤元所謂乾元坤元果乾坤儱統之虛稱乎抑三極造位之實稱乎學者要思得之

六十四卦大象皆曰以以用也如自强不息君子之健
君子之天行也若云健行在天而君子以之於己何
時湊泊

張闕一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
須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
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今按
一念纔是便為健為强而不息一念纔不是便為不
健不强而息更無別理

元者善之長等非解法乃言善之長為人之元嘉之會為人之亨義之和為人之利事之幹為人之貞

元以始萬物亨以通萬物利以遂萬物貞以正萬物目前常有此四象心天乃見乾道在我

亨者嘉之會兩美相接之謂嘉聚而為一之謂會亨已美至利上又言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利更美雖是種之美必開得花又必結得果方成其為美種耳利貞者性情也人不到性其情總為不果之花

圖畫有等遠近上下內外親疎各得其所此以義利
之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
易筌君子之乾无所見以四德而見其為乾
朱子曰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又曰人多是
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来若一一要實這工夫
自是大
朱子曰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
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

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著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守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

朱子曰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發生若把箇空殼

同羣無淵將至淺陋而於物無以容故必在田在人
在淵而後在天為全體天德之學
萬以忠曰九三乾學也業者日用功行之據身心棲泊
之所故曰居九三君子乾乾惕若思進德以大其用
必有所居之業亦惟在修辭立其誠辭庸言也立誠
言有物也惟子臣弟友家庭事使應酬唯諾之常修
省言辭體當自己誠意令有物而已蓋誠本人理人
理所見惟是言行言常易放故立誠須在修辭且如

接對尋常偶爾發辭不覺失謬如昔人云泥濘五寸須說一尺意氣動浮出真本位便已非誠而況其他故必片言半辭皆令當體從見在自心流出乃為真修真立何者修非為辭為立誠耳誠非在外即見在本分心通天地徹幽明貫古今隨處平滿總只是當前一念毫髮增損便為欠缺更復何論故思不出位言行皆庸乃所謂誠亦曰忠信知至至此知終終此自此默會誠源無論語默前後渾然一致則大人之

造也君子所以危而惕也

大戴禮女及日乎閨門之内及日猶言終日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及日也夕惕若及夜也四與三同其乾惕進修無日夕之間曰及時日夕之互文也

修辭立誠人於辭説間心即是口口即是心並無一言不真不實别無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計其乾乾而自强為何如大抵人不忠信先已害了心怯症言辭不實又重犯却口虛病君子先無此二病然後

於健字有少分可望魏莊渠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

若無真實心早自與理背了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人有實心必須做實事句句都是實話若容易出言

不檢點便散了這實心

呂叔簡曰君子進德修業業業刻木如鋸齒古無文字用

以紀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

去之謂之修業古人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

修事理而無怠惰荒寧之時常有憂勤惕厲之意一

不可久若非此時定不到亢故繫足其義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後世臣子居乾上而不龍或卒於為虵虺只是有位有民有輔亢龍無位無民無輔雖欲退亡喪五龍不容其退亡喪然既無是三者雖不退亡喪其實是退亡喪此所以終不失正而為聖人

居高貴而无位差易辨纔見有恩澤自已出即有民矣纔欲網羅賢人君子出其門下而為之用即有輔矣

散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主此立此

剛健中正純粹精此統論乾德若云爻爻皆然聖人何以於三四皆曰重剛而不中於上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何待又言六爻發揮旁通情又如乾六爻皆君德皆天位此亦是槩論不成六箇君可做一處就乾六爻明之君位獨在五餘五爻皆從龍從虎聲應氣求之水火風雲臣民事物耳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程子曰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

也利貞者性情也程子曰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為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為本只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萬以忠曰古人有以篤實剛方廉潔恬退寛厚名者皆可謂成行不可謂成德德則在自己心性上理會銷鎔氣質之偏以復還性情之正形神渾然融歸中和乃為成德未有德成而行不備者也虞書九德洪範三德皆就氣質偏處涵養克治使

歸中和唐虞三代之盛上以此教下以此學並無他說然其說德又只在事上見曰載采采世間虛浮一種精神毫無著處

利貞者性情也君子涵養性情以成其德到利貞德纔成性情纔理到至處

乾先天而天不違學問坤後天而奉天時學問震坎艮皆屬乾斯須不健不得巽離兌皆屬坤斯須不順不得

乾知大始故能先天而天弗違太極圖主靜立極西銘繼志述事存順沒寧皆後天時奉之能事耳

大人先天而天弗違誠未易言大人後天而奉天時亦非君子所可幾及但能後天未能先天惟能先天乃能後天

乾上兩言其唯聖人坤四曰天地閉賢人隱此乾道坤道之别亦聖賢分量之别

乾上亢龍有悔亢龍非聖人不能非聖人不能為亢龍

而猥以有悔為疵疑聖人之無亢誤甚

易中有兩高有乾上無民之高有蠱上不事之高蠱上

君子可能乾上非聖人不與

乾三惕二前固未易安乾上悔五上更不易處

羣龍無首爾雅龍有三停九似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

至尾皆相停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

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頭上有物名尺

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其噓氣成雲因雲以蔽其身

故不可見今江湖間時有見其一爪一尾唯頭不可得見用九見羣龍无首是實象又龍之亢有逆鱗一尺不可犯亢龍升而不能下為逆故有悔亦是實象

易像鈔卷五

玩資始資生二資字萬物自始自生自性自命乾元坤元亦特為資之巳耳人固可不自豎立而成位天地之中乎

坤陰以乾陽為主無敢耦之為朋故東北喪朋明有主也若西南無朋陰之於陰柔之於柔臣之於臣子之於子婦之於婦更不可與合又成甚學問

安貞不擇地而安得朋以代乾也失朋以從乾也

以陰必從陽離喪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是專以東北

冰霜明順

隕霜不殺菽無冰春秋皆為記異然則時霜而霜時冰而冰應嚴凝而嚴凝應寒沍而寒沍在天為正令在人為正道故曰雨露霜雪無非教霜天之教履初之順堅冰至滴水點凍至於腹堅馴伏而致極其順也文言堅冰至象言至堅冰以堅冰為至而至之自初也陰承陽如是始謂之凝始謂之順若履霜而堅冰不至仍不為順此孫聞斯說實前所未發

堅冰至原始有終無成從中有終以大終要終有終

尹伯竒履霜中野幾有坤初之順只自沈便不是堅冰之至

六二之動直以方若説六二之静便不是直以方了又如或從王事若説必從王事便不是知了又安得為光大

履霜堅冰 句 至 句 觀象解甚明霜上加冰斯之謂馴致其道斯之謂至凡女待男士待君劈初來俱先不可

太極之虛象而已一生二二生三而後可以始萬物故乾以三奇成卦其最初一畫即乾元也坤之六畫即開乾之三奇而耦之若分乾元之半以為元者元可分乎哉既列三才之象即分矣坤元即乾元所以坤龍即乾龍不害兩元兩龍之稱也此中含有二義一指無物之先一指有物之後一在三才之表一在三極之中也是坤原以大始亦以大終而中間雜有陰邪許多變態非戰不能還元故曰大終亦權辭也

處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内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又曰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又曰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又曰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又曰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又曰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

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又曰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按坤二之所謂直方便如此

陰以凝為道不凝便不喚做順如草木之實箇箇結得堅凝聚那全陽生意在其中方始是活種會發生凝稍不堅無有不做敗種去陰始凝凝又要到堅苐如薄冰猶未凝也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徹骨髓為忠為孝為節此不是容易俱有那冰心在

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只下與凝兩字便是乾

坤合德全體工夫朱子論凝道云這凝字最緊若不能凝則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陰凝之凝亦此凡父道君道夫道一下足以盡之子道臣道妻道一凝足以盡之只有天道完全是下所以成其高明地道完全是凝所以成其博厚若一息不下便都上浮去了如何成得個天一息不凝便都下墊去了如何成得個地陽惟下然後能發生陰惟凝然後能收斂發生收斂原只是一氣

終繫於坤三其實通坤六爻而皆有事此人道成位乎中之義也

括囊無咎無譽劉氏曰有咎非括囊也有譽亦非括囊也世之避咎而趨譽者衆矣不知譽且為咎譽成而咎滋多無咎無譽之道其無無譽乎又曰括囊之道順天地之閉而然時閉則閉無毫髮之私

知光大順臣順妻人有乾知以為之主故光故大

坤道之學用則含章有成非含無終非含含則括囊有

咎非括有譽非括舍舍括二端之外無以自立於世

坤五黃裳曰文在中離二黃離曰得中道文明闇然在中總不絲毫外炫

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龜山先生曰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故有内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又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直

言其正以此
或不敢自決之辭從不敢造始之意無成不敢有所專成有終有偶之於先必畢之於後可貞貞臣之理莫敢於此矣
坤道其順矣乎凡地道臣道妻道子道弟道稍不順無有不做成大惡去只看乾坤後屯蒙諸卦六二之難曰乘剛勿用取女曰行不順童蒙之吉曰順以巽利用禦寇曰上下順需于血曰順以聽食舊德曰從上

獨於乾卦言之乾之首出惟震震之首出即乾又獨於坤上言之震為玄黃龍戰而曰其血玄黃政明其為震龍耳

疑或為疑鈞敵亦為疑天地二體地承天原一而不二疑乃二二乃不一此坤上所以必戰

龜山先生曰乾之六爻有臣位坤之六爻無君位坤六爻備極臣道初履霜堅冰節槩始事二直方三含章四括囊五黃裳隨時位以為顯晦上龍戰節槩終

事

戰乎乾龍戰於野戰無兩義只是戰乎乾冠之以帝以八卦之主宰言如儀象之太極龍戰乃以六陰爻之主宰言坤之乾也于野何曰坤德方戰稱龍不可以方拘皆野矣其血何曰聖人明言猶未離其類故稱血西南得朋乃與類行類不當離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類當離矣至上而猶未離何云得主何云承天時行以嫌於無陽故稱龍所以别嫌以未離其類故

來夬而復則為陰畫而陽來此兩物對待一氣流行
陰陽之辨也
八卦原屬一體乾離坤坎尤為同位乾離一故乾曰大
明終始明以離象坤坎一故坤初曰冰坤上曰血明
以坎象

䷂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人處心若無雷雨天下之心即有
經綸盡屬縱橫又何經綸之與有至誠經綸天下之

難故曰難生萬物始生必冒險難而出如草木之生
必有甲有核如胎卵之生必有包有殼甲核包殼皆
險中也乎甲穿核破包蛻殼皆動乎險中也
初利居貞四求婚媾此屯所以治伊川先生云某一日
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
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
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
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大執求薦章常事也頤

初利居貞二貞不字陳無已名師道一字履常苦節厲志自其少時傅公欽之初為吏部侍郎聞師道游京師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字俛理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甚因懷金餽之反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以出口

後山集答秦少游書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久矣乃特見

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
屯其膏如雲方合之象雲須解為雨不可貞雲貞則雨
必吝須是大解大澍小貞恐止於為沾沾之數點而
無以語於普天率土之濊澤故吉小而凶大
蹇上應三而曰來碩吉三止險之主來三來以止五之
險上有求於三非三有求於上屯四應初而曰求婚
媾初動險之主四求初往往以動五之險其象與義
亦甚分明說者多謂初求四四往初何居

泣血漣如劈頭難到底不易人心惟危首發於虞廷自古真正英雄俱從戰兢中來也屯上之泣便其真血脉孫聞斯曰泣血漣如繫之屯上所以承乾坤之情意而通六十四卦之脉絡者全在乎此故戒慎恐懼是中庸徹底學問又孟子所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凡人生一難心即險途無非亨途生一易心則亨途無非險途剛柔始交而難生劈頭難到底且不敢易矣

虞此兩爻未交是以止謂之始交然合四柔爻而皆
備震坎之剛德是以於三特明曰君子幾言幾見三
雖即鹿應終不處乘馬下三雖無虞應終不處泣血
下
乘馬班如雲雷合而齊驅竝駕迴翔徧歷周旋審視二
四上俱同心一德之人故其象竝同惟二對五則貞
不字不如是不由其道不足與有為也四對初則求
見宜舉舉宜先上臣事君惟以人也上對三則泣血

書會友近世儒者多靠此豈非好事但自無確實見處終屬流浪所謂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者也

玩屯卦要看個窮字三上不相為動終無雨也玩蒙卦要看個實字四初不相為止終成瀆也

利用刑人以正法楊敬仲曰用正法以刑之也以其昏使人昭昭世以邪法刑人葢人之桎梏者多矣又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聚無以容之無由而聚也又曰觀我生進退未

䷄

需于酒食貞吉這彌天之雲都是酒而盡天下之人可以飲而醉都是食而盡天下之人可以食而飽四出方為行雲上入將為收雲收所宜收猶不自為主而惟容是敬是為要終不陷不困窮之義

需上不速之客三人世人未易有其一須險精神到透頂徹底方可與幾耳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屯雲似山出需雲似川出自山出

陽舒而多雨自川出陰斂而少雨小畜與小過之五皆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雲出西行東大抵多無雨

諺雲行東日色紅

雲上于天水與天並運也天與水違行雲下于天矣故需之酒食即雲行雨施之膏澤而訟之歸逋亦雲閑見日之光華需有孚天宇自如而外坎爲上天之雲則外險化晝訟有孚天行自如而內坎爲下流之水則內險瀉晝

泥便在泥中沙猶砥礪之資泥乃污淖之物故小言終吉而致寇可虞三泥疾垢初非陷穽四血憂患盡屬生機自穴坎險何能穴人乃人自為穴便象做却一箇安身窠座四無需血力量亦無望其能出上在需極能如四之自出可知入于穴以能出自不為穴故不妨于入能于險極中透出剛健來做得主人故乾三陽亦稱客不速而来必敬之方未大失親仁就道尊賢敬士如伐木之速諸父速諸舅見弟無遠方